

两碟美味小菜温饱峥嵘岁月
一坛陈年老酒燃烧无悔春秋

老酒馆



The
Legendary
Tavern

高满堂
李洲◎著

作家出版社

老酒馆



The
Legendary
Tavern

高满堂
李
洲◎著



作家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老酒馆 / 高满堂, 李洲著. -- 北京: 作家出版社, 2019. 9
ISBN 978-7-5212-0703-3

I. ①老… II. ①高… ②李… III. ①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9) 第 185222 号

老酒馆

作 者: 高满堂 李 洲

责任编辑: 韩 星

特约编辑: 韩明人

装帧设计: 刘红刚

出版发行: 作家出版社有限公司

社 址: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 编: 100125

电话传真: 86-10-65067186 (发行中心及邮购部)

86-10-65004079 (总编室)

E-mail: zuojia@zuoja.net.cn

http://www.zuojiahubanshe.com

印 刷: 中煤 (北京) 印务有限公司

成品尺寸: 170 × 240

字 数: 330 千

印 张: 24

版 次: 2019 年 9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19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212-0703-3

定 价: 48.00 元

作家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作家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作者简介：



高满堂，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第六届副主席，中国广播电影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电视剧编剧工作委员会名誉会长，第十二届、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，大连广播电视台国家一级编剧。1983年开始电视剧编剧生涯，编剧1000余（部）集。作品获第5届亚洲电视节、第39届亚广联ABU娱乐类金奖，第3届首尔电视节最佳编剧奖；中国电视剧“飞天奖”15次，其中1等奖6次；中国电视“金鹰奖”5次，其中1等奖2次；“五个一工程”奖10次；获中国电视剧“飞天奖”（第27届《闯关东》、第29届《温州一家人》）优秀编剧奖、“金鹰奖”（第24届《闯关东》）最佳编剧奖、上海电视节“白玉兰奖”（第25届《爱情的边疆》）最佳编剧（原创）奖、四川电视节“金熊猫奖”国际电视剧评选（第13届《老农民》）最佳编剧奖、“飞天奖”突出贡献奖、“华表奖”最佳故事片奖、第十二届四川电视节“金熊猫奖”国际电视剧评选活动银奖、中国电视剧50年优秀编剧奖、中国2009年度影视十大风云人物奖。

代表作品：

《闯关东》系列、《家有九凤》《大工匠》《北风那个吹》《钢铁年代》《温州一家人》《老农民》《最后一张签证》《爱情的边疆》《老中医》《老酒馆》等。



李洲，毕业于哈尔滨师范大学电视编导专业，后在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进修。曾任摄影师，参与拍摄电视剧《闯关东》《闯关东》（中篇）《钢铁年代》等，曾任电视剧《大河儿女》文学统筹；电视剧《老农民》《最后一张签证》《爱情的边疆》《老中医》《老酒馆》联合编剧。

目 录

CONTENTS

- | | | |
|---------|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|
| / 001 / | 第一章 | 贪官家拔毛下毒套
老遗民拒媳鞭痴儿 |
| / 012 / | 第二章 | 贺小辫大闹日料店
杜铁嘴白吃老酒馆 |
| / 026 / | 第三章 | 陈怀海诚心待酒客
贺义堂失利关店门 |
| / 039 / | 第四章 | 金小手步步施巧计
陈老大招招破连环 |
| / 053 / | 第五章 | 赛时迁失手明大义
贺洋鬼新开老奉天 |
| / 068 / | 第六章 | 豫菜张心虚疑神鬼
假王爷下饵骗吃喝 |
| / 081 / | 第七章 | 贺先生行乞充头雁
伪皇后莅临老酒馆 |
| / 095 / | 第八章 | 那正红破财表忠愿
贺掌柜沦落穷帮工 |

/ 108 /	第九章	二姨太通奸欲嫁祸 新伙计送餐竟遭殃
/ 118 /	第十章	杜先生评书释疑案 陆酒客戏耍厚道人
/ 132 /	第十一章	高先生诚心送厚礼 金小手重生报大恩
/ 146 /	第十二章	当月老长兄重情谊 揽寿宴旧友两离分
/ 159 /	第十三章	老北风诛寇英名在 伪警察皮黑良心存
/ 173 /	第十四章	算命瞎寻仇反相助 谷三妹赌酒逞英豪
/ 186 /	第十五章	小棉袄大闹自家店 陈桦子伤痛揪人心
/ 199 /	第十六章	由麻子泄愤伤稚子 陈怀海报仇关东山
/ 213 /	第十七章	小晴天救人识好汉 老蘑菇贪财起歹心
/ 227 /	第十八章	忠三爷设计护旧主 包掌柜败露现原形

/ 241 /	第十九章	双佳丽争媚演好戏 贺义堂接手豫菜张
/ 255 /	第二十章	真朋友慧眼解绳套 老夫妻重聚话深情
/ 269 /	第二十一章	结发妻泪别相思地 谷大姐智烧敌库房
/ 282 /	第二十二章	马旅长舍命再出战 小晴天丛林杀敌顽
/ 295 /	第二十三章	接钥匙情人变亲眷 醉酒馆翁婿称酒仙
/ 309 /	第二十四章	美惠子呕心治醉汉 方先生斥敌义薄天
/ 323 /	第二十五章	少男女初恋情花放 贼黑木持刀逞凶狂
/ 336 /	第二十六章	肉饼王受辱强忍受 陈老大智斗狂浪人
/ 350 /	第二十七章	丛队长心焦难决断 小棉袄为国献忠魂
/ 364 /	第二十八章	老酒馆旧客重聚会 陈掌柜抚坛听惊雷

第一章

贪官家拔毛下毒套

老遗民拒媳鞭痴儿

海风拂面，仲春乍暖还寒。太阳懒洋洋地藏藏在西天云层里，倒是染出好大一片殷红。

大连好汉街上，店铺林立，五行八作，有烧饼铺，酱肉铺，扎纸铺，点心铺，药铺，当铺……行人匆匆，店门口主顾们出来进去，很是热闹。

贺义堂穿着西装皮鞋，头发油光锃亮地从远处跑来。其父贺小辫提着大鞭子紧追：“狼崽子，你给我站住！”已经是1928年的民国了，干瘪精瘦的贺小辫还留着一条灰白干枯的小辫子，那辫子吊在脑后，可笑地摆动着。

老警察骑马迎面走来，他勒住马，耷拉着眼皮。

贺义堂跑到老警察近前喘着气说：“官爷，赶紧救我，我爹要我的命！”

老警察喊：“贺老爷子，你爷儿俩咋回事我不清楚，可不管怎么说，少掌柜是刚进家门，得先热乎热乎，等热乎透了再掰扯不迟。就跟那些犯官司的人一样，进了警察局也得先热乎热乎，等热乎透了，鞭子烙铁夹棍，喜欢哪个玩儿哪个。好了，都回家去吧。”

贺小辫上前要抽贺义堂。贺义堂跑着跑着突然站住，愣愣地望着前方，一伙六个人就在眼前。陈怀海、三爷、老蘑菇、半拉子、雷子和亮子迎面走来，他们都是狗皮帽子，英雄巾，大襟袄，缅裆裤，靸

鞞鞋，沉甸甸的行囊坠在腓后。

贺小辫喊着：“看你还往哪里跑，吃我一鞭子！”他一鞭子抽空，又去追贺义堂抡鞭子抽。半拉子突然从腰间拔出菜刀，把大鞭子削成两截。

贺义堂喊：“这刀口好啊，哪儿买的？”半拉子没吭声，把菜刀别进腰间。

老警察骑马走来，豫菜张、肉饼王、当铺董掌柜、茶馆赵掌柜等众人跟着。

老警察勒住马，俯视着陈怀海众人说：“刚来就动家伙，想立棍儿吗？”陈怀海一笑：“不敢不敢，只图个安定。”

老警察问：“哪儿来的？来干啥？”陈怀海答：“北边来的，打算开个酒馆，正当生意。”“开酒馆好啊，欢迎。只是别喝出响动来，要是惊着我的耳朵，可不好摆弄。”老警察说罢骑马走了。陈怀海等众人也走了。

当铺董掌柜低声说：“这是闯关东下来的老客，那地方冷，看他们的行李，多沉啊，估计都是沙金儿拽的！”肉饼王点头：“千万别招惹他们，这些人走过南闯过北，和阎王爷喝过酒，和小鬼儿睡过觉，皮糙肉厚刀子割不透，故事深着呢！”

赵掌柜看着贺小辫笑道：“贺老掌柜，您和少掌柜也跑累了，到我茶馆去，我送你们一壶好茶，水喝透了，气也就顺了。”豫菜张劝着：“一家人，哪有解不开的仇疙瘩，算了吧。”贺小辫长叹一口气，拿鞭子杆捅了贺义堂一下：“回家！”

陈怀海领着他的人来到预先约好的老潘头店铺外，他打量着店铺，店铺对面是贺家馅饼店。三爷上前敲了敲门，没人搭言；又敲门，还是没人搭言；推门，门开了。陈怀海等众人走进店铺，看到老潘头躺在地上。众人围了过来。三爷俯身摸了摸老潘头的鼻息，没气了。陈怀海蹲下身，一只手握住老潘的手腕，一只手摸老潘头的鼻息。

这时，一个小个子男人从外走进来，他望着陈怀海众人，又望向

老潘头：“老潘大爷，你这是……各位爷，我啥也没看见！”小个子转身欲走，三爷快步上前关上店铺门。小个子捂住眼睛：“各位爷，我真的啥也没看见，求你们高抬贵手，放我走吧！”

陈怀海说：“这位兄弟，我们是来开酒馆的，这间店铺早就谈好了，可是刚进门就碰上这祸事，也把我们弄了个晕头转向。大亮天的，天上地下的眼睛都睁着呢，不说假话。”

小个子点头哈腰：“我全明白，这老潘头是……是自己病死的。各位爷，恕我多句嘴，这好汉街是藏龙卧虎，鱼鳖虾蟹啥都有，老鼠敢上桌，狮子钻被窝；盖上盖儿，明明是一锅杂拌鱼，掀开盖，说不定就成了疙瘩汤，还熬得稀烂。你们刚从北边来，风大压着眼皮儿，到了大连街，就得回回神，睁睁眼了。”

陈怀海说：“这位兄弟，一看你就是个热心人、好心人。你既然把话说到这儿了，那就再讲清楚点，也让我们好明白明白。”小个子说：“你们要是信得过我，就听我一句话，赶紧把这一脚烂泥蹭干净了。这事报官能讲清楚吗？讲不清楚就得把命搭上！”

陈怀海琢磨片刻：“兄弟，敢问你贵姓高名啊？”小个子皱眉：“哎哟我的爷啊，刀按脖子上了，还有心记我的名吗？赶紧把尸首抬走吧。我还是那句话，啥也没看见！多谢各位爷，有缘再见！”小个子说罢跑了。

老蘑菇皱眉道：“他娘的，一开门就迎来一脑门子晦气，这还开啥酒馆啊！”

三爷说：“咱们千万别让人讹着。”陈怀海一摆手：“先去客栈住下再说吧。”

几个人来到一个小客栈，天已经黑下来。老蘑菇突然发现雷子和亮子不见了。

半拉子说：“他俩一定是看摊上人命官司，撂挑子跑了。”老蘑菇接道：“这俩人真是哥儿俩好啊，跑也得等把沙金儿分了再跑啊！话说回来，他俩跑了，咱酒馆没跑堂的了，到时候还得雇俩外人。”

三爷摇头：“你俩真有闲心，还琢磨开酒馆的事呢，一条人命横

那儿了，挂了一身官司，酒馆还能开吗？”“咱们没做亏心事，官司挂不到咱爷们儿身上，等把事弄清楚了，酒馆照开。不早了，都去睡吧，明天再说。那老潘头……就先摆着吧。”陈怀海说着躺在床上扯过被子闭上眼睛。

三爷朝老蘑菇和半拉子摆了摆手，三人走了出去，关上屋门。他低声说：“二位兄弟，我觉得老潘头不能摆那儿，得赶紧弄到没人的地方去。”老蘑菇点头：“三爷讲得有道理，先下手为强，后下手遭殃，得赶紧把这一身灰掸干净了。”

三爷说：“好，咱们现在就走。大哥睡了，别惊动他，咱们把事办利索，也算为他分忧。出门分头走，老潘头店里会合。”

夜幕中，三爷、老蘑菇、半拉子从院墙上跳进老潘头店铺后院，三人闪身走进店铺，可是，老潘头的尸首不见了！

天亮了，三爷告诉陈怀海：“大哥，我昨晚实在睡不着，总觉得这事邪性，深怕夜长梦多，就背着你带两个兄弟想把老潘头运走，可那老潘头没了。我们把店铺前前后后都找遍了，没人。”

老蘑菇说：“一定是那小个子把老潘头偷走了。他怕咱们把老潘头藏起来，那样他就讹不到钱了。”半拉子说：“昨天就不该放了他。”

陈怀海说：“各位兄弟，你们昨晚折腾半宿，都累了，先回屋睡吧，等睡足了再说。”老蘑菇和半拉子睡觉去了。

三爷问：“大哥，咱一屁股坐炭盆上，火烧火燎，你咋还沉得住啊？”陈怀海平静道：“烧都烧了，起来也是一旌疤，还不如就这么坐着，等攒一泡大尿，把火滋灭就好了。”“听你这话，是看明白了？”“咱们刚来，就碰上老潘头横尸店里，然后就有人撞上了，还不让咱们报官。咱们听了他的话，没报官，可人又没了。三爷，这背后有手啊！”

三爷挠头道：“大哥，你是说有人故意给咱爷们儿下套子？可咱爷们儿刚来大连，没冤没仇啊。”陈怀海说：“所以咱不怕，可以挺着腰杆子看戏。”

二人正说着，老蘑菇进来说：“那小个子要找掌柜的，他不进来。”

陈怀海琢磨片刻，起身和三爷来到好汉街上，小个子突然从僻静处闪出来：“各位爷，你们昨晚睡得好吗？我昨天回家后，一躺下就做噩梦，老潘头一会儿来一会儿走，一会儿哭一会儿笑，还跟我唠上嗑了，我这一宿都没睡着啊！”

陈怀海不动声色：“兄弟，我还有事，你有话就直说吧。”

小个子冷笑：“都说到这儿了，还听不懂？各位爷，你们都是走南闯北的精明人，一点就透。你们的事既然让我碰上了，那就是跟我有缘。一句话，这事我不能装作看不见，要想让我看不见，除非给我买个眼罩罩上，否则，咱警察局见！”

小个子走后，陈怀海、三爷、老蘑菇、半拉子坐在小客栈屋内，大家你一言我一语也没商量出一个好的对策。最后，陈怀海说：“既然屎盆子扣咱爷们儿头上了，躲也躲不开，好汉街的风硬，能硬得过关东的刀子风吗？敞开门迎客吧！”

老警察骑马来到陈怀海等人住的小客栈，他走进屋内，见陈怀海坐在椅子上闭着眼睛，就随手关上屋门。

陈怀海睁开眼睛站起身：“您来了，请坐，正恭候您呢。”“你知道我要来？为啥不走？”老警察说着，坐在椅子上。陈怀海一笑：“心里没鬼。”

老警察摇着二郎腿：“我记得你们是来开酒馆的吧？酒馆还没开呢，就闹出了响动，有响动我听见就得管啊，谁让我套了这身皮呢。走，去看看老潘头吧。”陈怀海说：“老潘头不在店里了，哪儿去了不清楚。”

老警察迟愣片刻：“人死在你们手里，眼下尸首又没了，你说咋办啊？”陈怀海盯着老警察：“官爷，那人的死跟我们无关，请您明查。”

老警察冷笑站起身：“哪个杀人犯会说自己杀了人啊，有关无关全凭你一张嘴吗？！其实这事说大也大，说小也小，大起来能撑破命，小起来掉地上都看着不着。你们商量一下，看看咋办吧。”说着走了。

陈怀海对大伙说：“眼下老潘头被人偷走了，他们为啥偷他，为

啥给咱爷们儿挖这么大一个坑，不搞清楚咱爷们儿今后在大连街扎不稳根啊！”老蘑菇叹气：“还扎啥根啊，我看还是分头跑吧。”

三爷说：“我看这事越来越深，越来越玄，要不放血，要不走，总得选条路。打算走的话，是早走早利索，等粘牢实了，想走都走不了。”

陈怀海摇头：“咱没做亏心事，用不着放血。还有，人家放话了，咱可以走，但是带不走命。我还真就不信这个邪了，出水才看两腿泥，我瞪眼瞅着！”

贺小辫回到家里，打量着桌上摆的一盘寿司。贺义堂的日本媳妇美沙纪穿着和服站在一旁，她调好芥末，然后恭恭敬敬地放在贺小辫近前。

贺义堂说：“爹，这是美沙纪亲手为您做的寿司，亲手为您调制的芥末，您蘸着吃吧。”贺小辫故意说：“杀鸡？她咋不杀猪啊？”贺义堂只好解释：“不是杀鸡，是美沙纪，是您儿媳妇的名字。”

贺小辫看着儿子：“义堂，不是你爹我心小，咱这里啥姑娘没有？你弄个日本媳妇来家干啥？你让我在好汉街上咋抬头？”贺义堂赔着笑：“爹，这事咱日后再说行吗？您先尝尝这寿司吧。”

贺小辫不吃寿司，起身走了。

夜晚，贺小辫从店铺后门捂着眼睛走出来，贺义堂迎面走过来说：“爹，您还没睡啊？您要是睡不着，我跟你聊聊美沙纪的事。那美沙纪也不容易啊，她打小没了爹娘，一个人讨生活。我刚去日本的时候，人生地不熟，还碰上了打劫的，要是没她帮忙，我就得上街要饭了。爹，那美沙纪……”“我不听，一句话，老贺家容不下日本媳妇！”贺小辫说着进了自己屋。贺义堂跟进来。

贺小辫从被垛底下掏出一个黑色药丸说：“知道这是啥吗？大烟膏，吃了要命！我要吃了它，想死！”贺义堂忙说：“爹，我娘死得早，我就您这个爹了，您可不能死啊，有什么解不开的愁疙瘩，您跟我说，我帮您解。”

贺小辫瞪着儿子：“你帮我解？好，那你就把美沙纪给我赶出去，

她出去我就不死了。”贺义堂赔笑：“爹，我和美沙纪都结婚了，哪能说赶走就赶走啊！我是您儿子，得听您的。只是这事不能太急，太急，美沙纪一时接受不了寻了短见，就麻烦了，您得容我点时间。”

贺小辫一摆手，见儿子走出去，就把药丸塞进嘴里。贺义堂又回来了：“有件事我忘说了……爹，您把大烟膏吃了？！”

贺小辫闭嘴摇着头，一着急把药丸咽下去，噎住了。贺义堂连拍带捶，贺小辫才把药丸吐出来。贺义堂发现药丸是山楂丸，摇头道：“爹，您就别吓唬我了，您饶了我吧！”

第二天上午太阳暖暖的，贺小辫拿过一把扫帚要扫地。贺义堂接过扫帚说：“爹，我有话想和你说。我去日本学医，对日本的怀石料理产生了浓厚的兴趣。怀石不是石头，是……老子的《道德经》里有这样一句话，‘是以圣人被褐而怀玉’，意思就是圣人穿着粗布的衣服，怀里揣着美玉。料理就是饭菜，怀石料理的意思就是……做饭做菜的一种态度。”

贺小辫说：“你要跟我说的就是这些？我现在就惦记一件事，那个美沙纪啥时候走！”贺义堂说：“爹，婚姻大事，哪能一天两天就解决完啊！”

贺小辫眨着小眼：“我算看明白了，你小子是跟我转圈圈呢，好，看来我是不能活了！”说着走进馅饼店后门。

大白天老日头的，贺小辫要上吊，他站在房门前，透过门缝朝外看，他看到贺义堂走过来，就赶紧爬上凳子，抓住梁上悬着的绳索。贺义堂伸手推门，一脚门里一脚门外。贺小辫赶紧把绳索套在脖子上，他悬在绳索上，手刨脚蹬，憋得满脸通红，想下可下不来。

这时，美沙纪站在院里用日语喊：“义堂，你过来，可能要生了！”

贺义堂听到老婆喊刚要出去，朝屋一看，赶紧冲进去把老爹救下来。

贺小辫靠被垛坐在炕上，摸着脖子大口喘气。贺义堂叹气说：“爹，咱爷儿俩非得弄个你死我活不可吗？”贺小辫翻着白眼：“不是咱俩，是跟那个美沙纪你死我活！只要那个美沙纪在，咱贺家就消停不了！”

美沙纪又在外喊：“义堂，我肚子疼！疼死了，你快来啊！”贺义堂欲走，贺小辫喊：“你干啥去？你要是走了，我还上吊！我这条命今几个就搭在你手里了！”

贺义堂跺脚着急道：“爹，美沙纪要生了，孩子和娘两条命，耽搁不得啊！”说着急忙跑出去。贺小辫愣住了，他缓缓坐在炕沿上说：“老祖宗们，我这辈子不容易啊，三个儿子活了一个，这一个还把贺家带串种儿啦！”

夜里，贺义堂坐在自家馅饼店内发呆，贺小辫端着一盘馅饼放在儿子面前问：“大人和孩子都没事吧？”贺义堂说：“没事，快了，就这两天。爹，其实我本来想跟您说孩子的事，可一回到家里，您就……”

贺小辫轻声道：“说啥都没用了。趁热吃吧。灶台上还有，留给她的。”看着儿子吃，贺小辫慢慢说，“义堂，我打算回乡下住段日子，我走后，这个店就交给你了。一句话，这是你的口粮，是过日子的靠山，看好了全家有饭吃，看不好全家饿肚子！”

贺义堂来精神了：“您放心，我保证把店照看好。爹，我上回说有事跟您商量，刚说个头就被打断了，我还得跟您说，那日本的怀石料理……”贺小辫冷着脸：“别说了，我累了。”他甩搭着小辫走了。

三爷把一包沙金送给老警察说：“官爷，那老潘头是为啥死的，我们确实不清楚，进门就赶上了，还求您给我们留条活路啊！”

老警察包好沙金塞进抽屉里，从兜里掏出一个色子摆弄起来：“说大就大，说小就小，到底是大还是小呢？”他抛出色子，色子在桌面上旋转着，落定，是大。他装起色子：“你们给我行贿，那就是心里有鬼，不把鬼揪出来，我不是失职吗？我怎么面对大连街的英雄好汉啊？”

沙金收下，老警察还是把当家的陈怀海抓走了。

第二天，三爷赶紧又把一纸包沙金放在老警察桌上：“官爷，我们这点家当都拿出来了，等往后开了酒馆赚了钱再孝敬您。我们也不

是啥有钱人，真就这些家底儿了。”老警察冷笑：“家底儿都拿出来，还咋开酒馆啊？”

三爷思索片刻：“开酒馆的钱不能动，动了就伤筋伤骨，断了后路，站不起来了。要是站都站不起来，往后还咋孝敬您呢！当家人不在，大事我们做不了主，还望官爷您体谅。”老警察笑了：“还惦记着站起来呢，行，有股子韧劲儿。碰上明白人，就得干明白事，放人！”

陈怀海从警察局出来了。老警察问：“你在关东山吃不到螃蟹吧？吃螃蟹可有讲究，先卸八只小腿，再卸两只大钳子，腿和钳子都卸干净再掀蟹盖，里面是白花花的蟹肉，可蟹肉算什么啊，那蟹黄才是好东西！”

陈怀海笑道：“您都把我说馋了，螃蟹我是没吃过，可我吃过关东山的狼。吃狼肉没意思，逮狼最过瘾了。在雪地里刨个坑，把磨利的尖刀放进坑里，刀尖朝上，往刀上洒一些鸡血，用雪把鸡血盖住，再往刀上洒鸡血，再用雪盖住，这样反复几次，一个冰血堆就冻成了。狼闻到血腥味儿会赶来，它寻思血堆下面有吃的，伸出舌头舔血堆，舔着舔着，就舔到刀尖上，舌头被刀尖划破，成了血舌头。这时狼的舌头早冻麻了，不知道疼。舌头冒着血，狼不停地在刀尖上舔来舔去，等血冒得差不多了，狼这条命也就交代了。”

老警察拍着巴掌：“太精彩了，狼真是太傻了。”“不贪心能傻吗？到底是把命搭进去了。”陈怀海说罢走了。

回到客栈，陈怀海对三爷他们说：“煊不出大油来，留着吃白食吗？他们放了我，是想玩儿大的，可能会玩儿出血来，玩儿出命来，大家得有个准备。放血吃不饱，改喂肉吧，总有吃吐了的时候。”

老警察果然约陈怀海在赵家茶馆雅间见面。他说：“这才几天，你这一身血放了不少出来，人都瘦了，我这心里啊也不是滋味。”陈怀海笑道：“您客气了，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。摊上这么大的官司，您可是给我们留了条生路啊！”

“可是你没给我留生路啊！”老警察说着从怀里掏出一张银票放在

桌子上，他的手指敲着银票边角记号处，“都是我给旁人下套子，头回碰上给我下套子的人，稀罕事，有意思，弄得我都舍不得逮你们了。”

陈怀海只好说：“官爷，那人不是我们害的，我们跟他没冤没仇。”老警察逼视陈怀海问：“那人说了吗？谁能证明呢？他的尸首在哪儿呢？”

陈怀海看着老警察：“看来你是非把这官司压在我们身上不可了？”老警察得意道：“不是我压的，是那人趴你们身上了。我本好心好意添好柴烧好水，想给你们洗个干净澡，可你们不领情，还给我下套！收起你的东西。到我手里的猪蹄子，我不撒手，谁也拿不走。想活着走出大连街，那是做梦，就算你肋生双翅飞回关东山，海捕文书也会提前一天到！”

回到客栈，陈怀海和三爷坐在桌前喝酒。

三爷说：“真没想到那个警察的眼睛这么毒。死了人，为了钱不抓咱，他就不怕日后被追究？……不对，大哥，我看他是想把咱的钱掏干净，然后再反打一耙，要咱的命！这张网的肚子好大，这个陷阱挖得好深啊！”陈怀海仰脖喝下一杯酒：“事到眼前，他就算想给我搓个干净澡我都不搓。我就要看看，这网里到底兜了个什么鬼。武二郎没喝好敢打老虎吗？咱好好喝吧！”

第二天上午，陈怀海坐在小客栈客房等候着。三爷带着老警察走进来。老警察坐下。三爷走了出去关上屋门。

陈怀海给老警察倒茶。老警察喝了一口茶：“来吧，敞开了唠吧。”陈怀海说：“官爷，我还是那句话，我们来到大连街不求别的，只为安安稳稳开个酒馆，混口饭吃。可眼下人命官司缠身，酒馆是开不成了，饭也混不成了，砸了饭碗，断了后路，只能往前使劲儿了，您说是不？”

老警察一笑：“人往高处走，水往低处流，朝前看，错不了。”陈怀海目光犀利地盯着老警察：“官爷，今个咱们把门关上捞干的，你到底想玩儿什么？怎么玩儿？玩儿多大的？玩儿完了，能给我们留下几条命？这些能告诉我吗？”